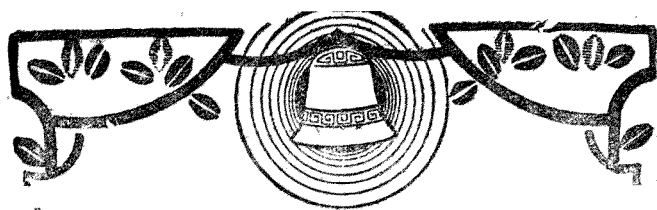


國立戲劇學校戰時戲劇叢書之九

匡山恨

趙循伯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渝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滬一版

國立戲劇學校戰時戲劇叢書之九

厓山恨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一元〇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國立戲劇學校
編著者	趙循伯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673)

綠梅校對

吳序

二十八年四月，教育部給了本校一個訓令，大意說：

「……上年四月間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規定教育實施方針第六項謂：『對於吾國文化精華所寄之文史哲藝，以科學方法加以整理發揚以立民族之自信……』查我國固有之戲劇，年深日漸衰微，其取材不合時代，歌白率多鄭聲，固爲其最大之缺陷。而藝術取乎象徵，台詞期於通俗，亦有其獨到之優長……應加以調查研究，以期發揚而光大之，成爲中華民族本位之戲劇……」

在話劇運動蓬勃興起的現在，政府當局沒有忘記我國固有戲劇，要把它從日趨衰落的厄運之中挽救出來，要把它舊形體中注入新的生命素。這種真知灼見高瞻遠矚的眼光，真是值得欽佩。

然而這研究改良的工作卻是一件萬分艱鉅的事，何況本校學業實習種種的課程又是如

此繁重。於是我們的余校長決定組織一個研究會來負這種研究改良我國固有戲劇的責任。一般人來把這種戲劇叫作「舊劇」，在目前要把舊劇注入新生命的時候，「舊劇」這名詞字是不妥的。並且意思也太含混。假如叫它「固有戲劇」吧，似乎又嫌冗長。叫它「歌劇」吧，一來舊劇中不僅歌唱；二來又與西洋的歌劇或近代的所謂「歌舞劇」或「新歌劇」相混淆。最後余校長想出了叫它「樂劇」。因為我國的舊劇都是用音樂配合或是具有音樂性質的。「樂劇」二字含義既廣，又不受新、舊、時、地的限制，而且這個新名字又隱含我們可能創造出一種新形式新內容的戲劇之意。所以這個研究組織就叫作「樂劇研究會」。

那時候學校裏的先生們，大家都很忙，只有我較有餘暇，余校長就指定我對這部分工作多負點責任。「長者之命不敢違」，我就居然硬着頭皮答應下來了。當時我們還規定了一個工作的原則，就是：「分門別類，考覈其優劣之點俾存善而去蕪。應用科學上新的方法，使其在藝術上世界化，在內容上時代化，在取材上大衆化，而成爲具有蓬勃精神之中華民族本位戲劇。」

我們的研究計畫範圍，計有：（一）舊劇本之整理。內分：內容之分類，形式之分類，改編劇本，選定標準劇本。（二）新劇本之創作。內分：歷史劇之創作，以現代故事編為舊劇之實驗。（三）表演，研究。內分：唱工與念白，做工。（四）舞台裝置及燈光。（五）化裝與服裝。內分：化裝服裝，盔頭，旗靶，梳粧。（六）劇場建築及管理。

這一年我們在這個偏僻的小城，一切必需的現代物質條件，都幾乎是缺乏的。可是對於以上的計畫都儘可能地做了。工作的時間有的附着在有關的課程之中，大半卻是在課業實習非常繁忙的餘暇裏。一年來可以列舉出的工作事實，就是我們曾舉行兩次公開性質的試演，此外並且改編和創作了幾個劇本。余校長說這幾個劇本可以選擇發表。所以我們現在就把這選出的一本出版了。

厓山恨是我們特約研究員趙循伯先生改編的川劇。仍用舊的體裁，寫「厓山覆舟南宋淪亡」的史實。描摹陸秀夫、張世傑精忠報國的故事。起自陸張二人在礪州扶立衛王，結至厓山覆舟。以陸張二人為綱領，寫出那時代的忠義與奸佞的兩面。佈局是嚴謹的，文

體是通俗而雅馴的，無疑地具有徵古鑑今警惕國人的功能。

一年來多承余上沅校長及全校各位先生的指示與協助，就拿這本小書做一個報答的禮物。並且拿它作全校同學們一年來興高彩烈地從事這個工作的一件紀念品。

——吳祖光於國立劇專——

自序

八一三抗戰時，在上海初次看到歐陽予倩先生改編的平劇；當時看過的，共有人面桃花、漁夫恨、梁紅玉、桃花扇四種。場子繁簡適宜，唱白切合時代，深覺此種工作爲改良舊劇應有的過程。而當時在上海演出，亦獲得成功。桃花扇開場的一段大鼓，觀衆就有不少人流淚。於是起了見獵心喜的念頭，遂將川戲的三盡忠和柴市節二劇，改編成厓山恨，初作共分十折，本預備交周信芳君上演，上海人看整本戲，至少非演足五個鐘頭不夠勁，故將場子儘量拉長。殊不知剛剛編成即離上海，一直沒有排演的機會。

二十九年春，余上沅先生偶然見到此劇，承爲指教並允爲介紹出版。赴港兩年，久未憶及。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本年夏從香港回到陪都，又承上沅先生告知各方面的觀察意見，遂再將劇中關於文天祥事蹟各場刪去，全劇亦縮短至五折。

改編此劇的經過大約如此。

三盡忠在川劇中，本來即算歷史名劇之一。故除改動原劇迹近迷信的情形及改編全劇的唱詞，使合於平劇的上演條件外，大體仍多照原來風格。惟「立孤」一折則全係創作。陳宜中、留夢炎二人，亦係特地增入，以襯託陸秀夫、張世傑之忠耿。他如「觀宮」第四場全用唱詞，不用道白。每場註明可能採用之佈景，及以舞台效果代替舊劇中之風神等，均爲一種嘗試，尙有待各方之指正。

我國抗戰五年，朝野一心，同爭最後勝利。反視宋末孤忠，雖剩有尺土寸地，尤復孤軍抗戰，君臣殉國，誓死不屈。後先輝映，庶可憑弔昔日之國殤，而策勵未來之士氣也。此劇承余上沅先生指教，又承吳祖光先生作序及國立劇專「樂劇研究會」諸位先生暨同學們的校正與試演，謹此一併致謝。

——趙循伯於陪都「八一三」五週年——

本事

南宋末，陳宜中秉政，忌賢害能，國事非，人心渙散。元丞相伯顏攻臨安，劫太皇太后、皇太后、德祐皇帝北狩。時宋度宗之二子益王、衛王，隨楊太妃皆在外藩。宋人立益王於福州，王年甫十一歲，由楊太妃垂簾聽政。

元兵旋又犯閩，宋人以福州危急，遷都礪州。益王於途中駕崩，百官多欲散去。宋丞相陸秀夫，宋將張世傑，力主尊立衛王。王較益王更幼，僅八齡。陸張同心輔政，人心稍定。

時文天祥督師闖廣，先討平潮陽海寇陳懿、劉興。乘勝經略江西，取零都。陳懿說元將張弘範襲潮陽。天祥分兵還救，於五坡嶺兵潰被執。陸秀夫、張世傑聞天祥兵敗，星夜入宮覲楊太妃，世傑自請出鎮浙東，太妃優詔從之。張弘範時亦班師回浙，駐紮錢塘江兩岸。宋人竊喜，擬俟潮發兵亂，乘勢擊之。殊錢塘江三日不潮，弘範復引兵襲礪州。世傑

急率師還粵。

宋臣聞元兵大至，紛紛逃走。陳宜中奔安南占城。留夢炎赴元營迎降。陸秀夫急奉兩宮幸厓山暫避。元軍追至，世傑亦班師回南。時天色晝晦，風雨大作，秀夫知事不可爲，先驅妻子入海；復入帝舟，負帝投海以殉。楊太妃聞帝死，亦投海。衆將擁張世傑回廣州，中途狂風劇甚，左右請登岸，世傑不許。登舵樓祝天求風止浪息，待至廣州，重立趙後，以存社稷。俄而風浪更甚，世傑墮水死。南宋遂亡。

目次

吳序

自序

本事

第一折

立孤

第二折

觀宮

第三折

誤潮

第四折

避寇

第五折

投海

第一折 立孤

音調：西皮

脚色：陸秀夫（老生・白三鬚）

張世傑（文武老生・黑三鬚）

陳宜中（架子花面・水粉面・白滿鬚）

家院（班底）

四藍套（同）

留夢炎（丑・滲白短鬚）

四朝臣（班底）

四紅套（同）

四宮女（同）

楊太妃（青衣）

四太監（班底）

三大太監（同）

帝昴（童生）

第一場

南宋礪州朝房，稍左設案椅，爲大臣治事之所。

（陸秀夫丞相服色上）

陸秀夫：（引）世亂君新喪，憂國事兩鬢如霜。

（坐）本相陸秀夫。元兵渡江，臨安失守。幸得益王衛王，皆在外藩。我與張世傑在福州迎立益王。元兵襲閩，遷都礪州。不想日前主上駕崩，朝廷無主，文武百官俱有逃散之意。我想益王駕崩，還有衛王。不免今日與衆官聯名上表，早日正位，以安人心。怎麼這般時候，還無一人到來？不免將表章修好，少時也好會銜上奏。

（伏案修表）

（張世傑帥盔蟒玉佩劍上）

張世傑：（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本帥張世傑。主上駕崩，朝廷無主，陸丞相邀請朝房議事。可恨陳宜中在家大慶

壽辰，文武百官全去祝壽，竟把朝廷置諸腦後。（見陸秀夫）喂呀！他倒早來了！真真可敬。

（相見）吓，丞相，你來得好早呀。

陸秀夫：張招討，今日朝房冷冷清清，不知衆官，他們往那裏去了？

張世傑：適才家將報道，陳宜中老賊在家慶壽，滿朝文武俱住拜壽去了。

陸秀夫：（驚愕）國家危急，還在做壽，真乃全無心肝之輩。眼看今日又不能議事了。

張世傑：我想衆官俱在陳府，你我二人在朝房修下勸進表章，一同去到奸賊家中，叫他們一個個補上名字。藉此機會，使他們自感沒趣，你看如何？

陸秀夫：表章倒已修好。就此前往。

（唱搖板）山河淚草木悲四海傷感，

張世傑：（唱）忘國難開壽筵全無心肝。

陸秀夫：（唱）看起來人心死難以挽轉，

張世傑：（唱）先立君慰萬民再懲讒奸。

（同下）

第二場

陳宜中相府正廳，張燈結綵，陳設華麗。

（陳宜中吉服上）

陳宜中：（引）輔佐三朝，勞苦功高。

老夫陳宜中，輔佐三朝，歷任臺閣。執政以來，對內對外，惟求息事甯人。縱然強鄰壓境，敵人所欲，不過國家土地。也不妨委曲求全。萬一江山易姓，老夫有的是錢財，便做亡國大夫，也還可以求田問舍。今日乃是我的生辰，滿朝文武皆有禮單前來慶賀。（家院暗上）只是主上新故，不敢過事鋪張。（向家院）少時衆位大人到來，速報我知。

家院：噫。

（四藍套·留夢炎蟒玉上）

留夢炎：（詩）五朝宰相長樂老，爲人當學不倒翁。

我，留夢炎。今日老陳壽誕之期，雖然國難期中，我想這兵荒馬亂的年頭兒，還不及時行樂，更待何時！來此已是。停輪。

（四藍套下）

家院：叩見大人。

留夢炎：你們相爺起來沒有？

家院：正在堂前。

留夢炎：不必通報，待我自入。

家院：是。

（同入內）

留夢炎：吓，仁兄。

陳宜中：賢弟，你來了。

留夢炎：今日仁兄壽誕，小弟特地來招待賓客。請上，待我拜壽。

（拜壽，陳宜中扶起）

陳宜中：自家哥哥，這就不敢。請坐。

（同坐，院子下）

吓，賢弟。這幾日愚兄未曾上朝，不知有何軍國大事？

留夢炎：左右不過元兵進攻，今是仁兄的好日子，提他則甚。

陳宜中：話雖如此，大局如有機變，也好預先打算。

留夢炎：有什麼打算不打算。大局如有變動，你我聰明人，不是逃走

陳宜中：便是投降。

（二人同笑·家院上）

家院：列位大人到。

陳宜中：有請。

家院：有請。

（四朝臣上·相見·拜壽·就坐）

四朝臣：丞相壽誕，慶賀來遲，當面恕罪。

陳宜中：豈敢。國家有難，老夫不敢鋪張，備得有酒，與列位大人共飲。

四朝臣：告辭。

陳宜中：爲何去心太急。

四朝臣：陸丞相備帖相邀，朝房議事，不敢不去。

陳宜中：（忿恨）想那陸秀夫乃後起之輩，就是朝廷有事，明日再議，又待何妨。

留夢炎：（笑）我說衆位大人，眼見兵荒馬亂，正好及時行樂。又道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國家存亡，何必放在心上！

四朝臣：遵令，奉陪。

陳宜中：擺開酒宴。

(入席)

(四紅套、陸秀夫、張世傑乘馬上)

陸秀夫：(唱搖板)稱觴上壽忘國難。

張世傑：(唱)相門朱履客三千。

(下馬，四紅套下)

家院：叩見大人。

陸秀夫：罷了。前去通報，就說我與張招討前來拜壽。

家院：是。(入內)陸丞相，張招討到。

陳宜中：他二人到來，我等滿座不歡。擋駕，擋駕。

留夢炎：慢來，慢來。老陸倒是書獃子，張世傑現握重兵，是不好輕易得罪的。

陳宜中：就說老夫有請。

家院：是。(出外)有請兩位大人。

陸秀夫：吓，宜翁，列位大人。

張世傑

陳宜中

留夢炎：吓，大人。

四朝臣

陳宜中：請坐。

(同坐)

陸秀夫：請問宜翁，今日相府張燈結綵，不知何故？

張世傑：列公大人，俱在一處，更是難得。

陳宜中：這——

留夢炎：(笑)二位老兄有所不知，今日乃是宜翁壽辰。主上新故，不好鋪張。小弟等臨時略備公份，聊表慶祝，不及命人邀請。不想二位老兄，倒是未卜先知。妙得很，便請入席。

陸秀夫：怎麼！今天乃是宜翁壽誕。難得列公大人有義氣，有記性。張招討，我們此來，倒真妙算得很呀。

張世傑：真是妙極了，巧極了！列公大人記得朋友生日，想就更記得死去不久的端宗皇帝了。

留夢炎：噯噯，老張，今日乃是朋友私宴，禁談國事，有人再犯，罰酒三杯。來來來，一同痛飲。

陸秀夫：飲酒不難，只是一件，要先議朝政，後全私交。

陳宜中：想如今朝廷有何大事，明日再議，有何不可。

張世傑：（怒目而視）今日列公大人皆在此處，正好議事。宜翁乃三朝元老，何出此言？留夢炎：好啦，好啦！要議事就先議事。這樣一來，倒是公私兩全了。

陳宜中：但不知有何國事議論？

陸秀夫：列公大人，朝廷無主，元兵壓境，不知有何高見？

朝臣甲：元兵勢大，不如稱臣投降。

張世傑：噯，稱臣投降，太懦弱了。

朝臣乙：強弱懸殊，衆寡不敵，投降之外，安有他法。

陳宜中：依老夫之見，稱臣投降也不過是苟延殘喘。我們就算位極人臣，也不過小國宰相，有何趣味！倒不如大家散夥，回鄉樂享田園。不知列公大人意下如何？

留夢炎：對呀，對呀。想楊太妃乃是女流之輩，國家積弱至此，難道還有希望不成？

四朝臣：還是大家散夥罷。

張傑世：國家興亡，匹夫尚且有責。何況我等身受國恩？

陳宜中

留夢炎：話雖如此，怎奈楊太妃乃是女流之輩。

陸秀夫：列公大人此言差矣。想度宗皇帝之後，尚有衛王，可以繼承大統。古人一成一

旅，尚可中興。何況我朝現有閩廣海濱之地，甲兵數十餘萬。只要列公大人同心

輔佐，何愁不能恢復。

陳宜中：想那衛王，年方八歲，小小年紀，有甚用處！

陸秀夫：列公大人呀！（唱搖板）存大統有衛王宋社未斷，衆大人又何必首鼠兩端。

陳宜中：（唱）外強敵內幼主危如累卵，縱有那伊呂才難以回天。

張世傑：（唱）天下事在人爲何愁患難，愈困苦愈顛沛愈顯忠堅。

留夢炎：（唱）大宋朝三百年氣數已滿，立新君也不過殘喘苟延。

陸秀夫：（唱）一旅師一成民夏后重建，況我有海濱地甲士萬千。

四朝臣：（唱）衆大人又何必唇槍舌劍，或立君或散夥決在一言。

張世傑：（唱）衆大人發一言來作指點，陸丞相取表文衆公會銜。

朝廷無君，迎立衛王，乃是爲臣子者分所當然。陸丞相快取表章，請諸公署名。

（撫劍）不然，某便多多得罪。

陸秀夫：（取表）如此，請列公大人署名。

陳宜中：唔。

留夢炎：（笑）老陸真是有心人，表章倒早預備好了。好，好，好。再立一個皇帝，也好

再表我們當大臣者一番忠心。列公大人，我們一同簽名便了。

（衆人署名）

陸秀夫：多謝列公大人；明日早朝，一同勸進。告辭。
張世傑

陳宜中：恕不遠送。

陸秀夫：正是：滿朝皆是偷安輩，

張世傑：國家不亡待何時！

（四紅套上·騎馬同下）

陳宜中：好好一場酒宴，被他二人敗興，豈不可惱。

留夢炎：新君即位之後，名正言順，何妨再補做一次生日。

四朝臣：告辭。

陳宜中：多有簡慢。

（四朝臣下）

正是：國家興亡千底事，

留夢炎：待他水到自渠成。

（同下）

第三場

碣州行宮慈元殿。正中設寶座，上懸簾幔，爲楊太妃垂簾聽政之所。稍側再設一座，爲帝昺受朝之所。

(四宮女、楊太妃上)

楊太妃：(唱原板)嘆皇兒不幸遭慘變，房漏偏逢夜雨天。宋朝後代留一線，國亡家破在眼前。

(入坐。陸秀夫持笏捧表上)

陸秀夫：(唱流水板)太祖爺陳_橋遭兵變，黃袍加身受周禪。北遼蕭邦早爲患，宰相怕事求苟安。眞宗朝大舉來侵犯，百官議論把都遷，多虧寇準力主戰，才能夠御駕親征，南朝爲兄，北朝爲弟，南北和好，結盟在澶淵。朝出奸賊蔡京和童貫，約金滅遼不顧唇亡齒受寒。收納降將開邊亂，可憐那徽欽二帝五國城中坐井去觀天。高宗爺宵衣旰食把業建，全憑着中興四將岳劉與張韓。秦檜賊誤國不主戰，莫須有三字獄千古成奇冤。偏安局而難進展，權奸相繼害忠賢。約元滅金又納元朝降將款，恰好似靖康禍今日重把舊譜翻。嘆邦家千瘡百孔難補綻，國又殘家又破我主爺龍駕又歸天。立新君我非爲官爵顯，但願得社稷有主，萬民有望，早日重整

錦江山。執笏捧表忙上慈元殿，（轉搖板）臣請太妃把表親。

（朝拜，宮女接表呈與太妃）

楊太妃：丞相平身。

陸秀夫：謝太妃。

楊太妃：丞相上表迎立，恐怕衛王年幼，不孚衆望。

陸秀夫：衛王雖幼，乃是先皇骨肉，誰敢不尊。望太妃卽刻傳旨，以正大位。

楊太妃：但憑丞相。

陸秀夫：請駕出宮。

（四太監、二大太監、帝昺上，就坐。張世傑、陳宜中、留夢炎、四朝臣分上朝賀）

楊太妃：衛王年幼，國家倒懸，全仗衆卿。

同聲：敢不同盡犬馬之勞。大禮已成，請駕回宮。

（幕下）

第二折 觀宮

音調：二簧

脚色：四難民（班底）

陸秀夫（見前）

家院（班底）

報子（同）

張世傑（見前）

家將（班底）

四宮女（同）

二大太監（同）

楊太妃（見前）

第一場

距戰場不遠之郊外，田野荒蕪。四難民挑行李上。

難民甲：列位請了，北兵暗襲潮陽，文丞相五嶺兵敗被擒，這裏轉眼變成戰場，我們要往何方躲避才好？

難民乙：如今大宋疆土，所剩無幾，不如逃到安南去罷。

難民丙：安南是外國地界，乃是有錢人去的地方，我等尋常百姓，還是規規矩矩做大元朝的順民罷。

難民丁：列位此言差矣。且不聞「我能往寇亦能往」，縱然逃到安南，也是不安全所在。至於說到歸順元朝，列位想來不知當亡國百姓的苦處。

難民甲

：你又如何知道呢？

難民乙

難民丙：列位有所不知，在下的祖先乃是汴梁人氏，自從金國得了汴梁，他國兵丁見了金

銀就搶；見了婦女就姦淫；一不高興，還要隨便殺人。亡國百姓，真比豬狗不如！那時我家祖先受苦不過，費盡千辛萬苦，逃回南朝，並且立下遺囑，叫後代兒孫，縱然戰死沙場，也不要做亡國奴隸！

難民甲：那麼，請問老兄如今意欲何往？

難民丁：聞得張世傑元帥在朝忠心耿耿，招募兵將，要與元兵決一死戰。意欲前去補上一份軍糧，也好找一個殺身報國的機會。

三人：不是老兄提醒，我們險做不忠不義之人。願與老兄一同前往。
難民了：請。

（同下）

第二場

陸秀夫書房，夜近二鼓。桌上燃宮燈，置四書一部及筆硯等物。

（陸秀夫冠服上）

陸秀夫：（唱倒板）嘆江山好一似水推沙送。（上場轉回龍）不能夠回天意枉作三公。

（唱原板）臥榻被他人沉沉睡夢，主人翁變作了如癡如聾。我朝中文武臣自私自心重，臨危難也不能共濟和衷。爲宰相無良策興復大宋，（坐唱）願學那諸葛亮盡瘁鞠躬。

（白）如今元兵勢大，朝廷偏安，不知何日才能恢復江山，教人好生愁悶。今晚無事，不免將大學章句註解一番便了。

（唱平板）大學中第一章明德爲重；先修身後齊家萬國同。前朝的賢趙普論語諷誦，半部書平天下輔佐太宗，非是我太迂闊推尊孔孟，望的是正人心子孝臣忠。

(家院上)

家院：稟丞相。邊報有緊，公文求見。

陸秀夫：叫他進來。

家院：傳邊報。

(報子上)

報子：(詩)人行千里路，馬過萬重山。

叩見丞相。

陸秀夫：罷了。有何軍情？

報子：張弘範兵犯潮陽。文丞相五坡嶺兵敗被擒。

陸秀夫：(作驚)號房領賞，再去打聽。

報子：謝丞相。

(報子下)

陸秀夫：噯呀且住。文天祥被擒，元兵必然南下，滿朝文武盡是得過且過之輩，眼看大宋江山，就此休矣！(沉思)想日前迎立衛王之時，多虧張世傑從旁贊助。我看他倒是忠義之人。不免今晚前去與他商議。家院，掌燈伺候。

家院：噯。

(執燈下)

陸秀夫：正是：堪嘆南朝無趙普，宰相深夜訪元戎。

(下)

第二場

張世傑帥府。

(張世傑冠服上)

張世傑：(唱搖板)張弘範襲潮陽神差鬼弄，文文山被賊擒必然盡忠。

(坐)適才探馬報道，張弘範暗襲潮陽，文文山被擒。想他平日爲人忠義，此番定然盡忠無疑。我朝新喪大帥，恐怕元兵更加猖獗了。

(家將上)

家將：陸丞相到。

張世傑：噯呀，陸秀夫深夜來訪，必爲文山被擒之事。快快有請。

家將：有請丞相。

(家將下。陸秀夫上)

陸秀夫：吓，招討。

張世傑：吓，丞相。

（同坐）

陸秀夫：招討可知最近邊報？

張世傑：莫非爲文山被擒之事。

陸秀夫：正爲此事而來，但不知有何高見？

張世傑：我朝新喪大帥，臨安元兵必然乘勢南下，小弟已命蘇劉義、方興二將，帶領水軍十萬，紮在錢塘江口。小弟不才，願領本部人馬，會合二將，出鎮浙東，以作朝廷屏障。

陸秀夫：若能如此，社稷之幸。事不宜遲，便請連夜進宮，奏明太妃。

（家院、家將暗上）

張世傑：小弟奉陪。家將，掌燈，帶馬。

（家院、家將提燈，同上馬，遶場。場上換御街幕景）

陸秀夫：（唱原板）文文山被賊擒國人震恐，怕的是蒙古兵直犯廣東。

張世傑：（唱）錢塘江駐紮有十萬之衆，弟不才領人馬願作前鋒。

陸秀夫：（唱）張招討似岳飛滿腔忠勇，有肝膽有韜略反守爲攻。

張世傑：（唱）兄好比陸宣公老成持重，處危邦扶幼主氣度雍容。

陸秀夫：（唱）軍旅事仗長才弟籌輜重，保無有假金牌蒙蔽聖聰。

張世傑：（唱）執干戈衛社稷何勞聖誦，但只愁少謀略帥出無功。

陸秀夫：（唱）天下事在人爲何須憂恐。

張世傑：（唱）兄安邦弟禦敵各盡其忠。

陸秀夫：（唱）御街上靜無聲萬家睡夢。

張世傑：（唱）爲國家不辭勞晷夜從公。

陸秀夫：（唱）聽雞聲報曉籌殘月相送。

張世傑：（唱）夜深沉那願得露重霜濃。

陸秀夫：（唱）仗奇兵破元會重興趙宋。

張世傑：（唱）弟願學姜伯約九伐關中。

陸秀夫：（唱）耳邊廟又聽得——

張世傑：（唱）景陽鐘動，

同聲：（唱）同將那出師表上奏九重。

（同下）

第四場

礪州皇宮，宮燈照耀，曙色隱約。

(四宮女持宮燈、二大太監、楊太妃上)

楊太妃：(唱慢板)蒙古兵破臨安烏鴉逐鳳，剩孤兒和婦逃遁廣東。困守在彈丸地心中
憂恐，怕只怕元兵到又見兵戎。

(陸秀夫、張世傑持笏上)

陸秀夫：(唱原板)執象簡步金闕曙煙浮動。

張世傑：(唱)羽書急不待旦直入皇宮。

(參拜)

陸秀夫：(唱)撩蟒袍跪塵埃

張世傑：(唱)嵩呼拜頌。(起立)

陸秀夫：(唱)皇宮內

張世傑：(唱)武站西

陸秀夫：(唱)文臣站東。

楊太妃：(唱)珠簾內見二卿嵩呼拜頌，品級台站定了丞相元戎。問二卿朝廷中有何變

動？天未明進宮闈是吉是凶？

陸秀夫：（唱）文天祥在潮陽被賊算弄。

張世傑：（唱）此一番被賊擒必然盡忠。

楊太妃：（唱）文少保被賊擒心中惶恐，錦江山未收復先喪元戎。陸丞相張招討快把計用，念哀家是女流，衛王的年紀幼沖。

陸秀夫：（唱）勸太妃保鳳駕不可悲痛。

張世傑：（唱）文天祥雖被擒臣願效忠。

楊太妃：（唱）禦強敵保邦家全仗智勇，事危急望將相共濟和衷。

陸秀夫：（唱）臣不學賊秦檜把朝廷欺哄。

張世傑：（唱）臣願與蒙古兵決一雌雄。

楊太妃：（唱）用何策退元酋百萬之衆？

陸秀夫：（唱）爲臣奏本請聽從容。張招討與武穆才相伯仲，望太妃速加封出鎮浙東，好早日反守爲攻。

楊太妃：（唱）聽說招討願奮勇，不由哀家展眉峯。我賜你上方寶劍先斬後奏用；

（大太監賜劍）

再封卿越國公天下兵馬都元戎。望卿家早出兵，馬到成功。

張世傑：（唱）太妃鳳詔臣遵奉，無功受爵理不通。

陸秀夫：（唱）鳳駕回宮請保重。

楊太妃：（唱）耑候捷音報皇宮。

（四宮女、二大太監、楊太妃同下）

陸秀夫
張世傑：（唱搖板）躬身施禮把鳳駕送。

陸秀夫：（唱）一文

張世傑：（唱）一武

同聲：（唱）出了皇宮。

（出宮·閉幕·幕外繞場）

陸秀夫：（唱）照宮花影動。

張世傑：（唱）朝命在身不敢從容。

陸秀夫：（唱）文山擒我二人千斤擔重。

張世傑：（唱）弟難比龐士元兄比臥龍。

（同下）

第三折 誤潮

音調：西皮

脚色：八元兵（班底）

四元將（同）

張弘正（武淨）

陳懿（同）

張弘範（淨・土紅三塊瓦臉・黑滿鬚）

探子（班底）

八宋兵（同）

蘇劉義（武生）

方興（同）

四宋將（班底）

張世傑（見前）

第一場

臨安郊外。

(八元兵、四元將、張弘正、陳懿、張弘範戎裝騎馬上)

張弘範：(唱搖板)潮陽擒了文丞相，赫赫威名天下揚。三軍班師臨安往。

(探子上)

探子：報。

張弘範：(報)又見探馬走慌忙。

何事？

探子：張世傑分水陸兩路來取臨安。

張弘範：再探。

探子：嘛。

(探子下)

張弘範：衆將官，我軍就在錢塘江上安營紮寨。

衆聲：得令。

(同下)

第二場

錢塘江口宋水軍大營。

（蘇劉義、方興戎裝起霸上）

蘇劉義：（詩）南朝英雄將，

方興：保主錦家邦。

同聲：蘇劉義，方興。張招討督師前來，轅門迎接。

（八宋兵、四宋將、張世傑蟒玉持劍旗乘馬上）

張世傑：（唱搖板）奉命督師出朝堂，一路帶月又披霜。轅門下馬進寶帳。

蘇劉義：迎接元帥。

方興：迎接元帥。

張世傑：將軍少禮。

（入帳就坐）

（接唱）再向二將問端詳。

二位將軍，這幾日不知元兵有何舉動？

二將：張弘範班師回到臨安，在錢塘江兩岸安營紮寨。

張世傑：那張弘範他也牽了。衆將官，防守大營。二位將軍，隨本帥觀陣去者。

(同下)

第二場

錢塘江岸高地。

(四宋兵、蘇劉義、方輿、張世傑乘馬上)

張世傑：(唱倒板) 去到高崗把陣望。

(三人下馬登高。元兵元將遶場下)

(接唱原板) 沙灘上牛皮帳佈滿錢塘。蒙古兵一個個精強力壯，張弘範有將才非比尋常。揮淚涕望臨安風景無恙，何日裏逐胡馬故國重光。

(幕內效果：風濤之聲並作)

(接唱) 一霎時狂風起滿江雪浪，猛然間想起了妙計一椿。

(發笑)

二將：元帥爲何發笑？

張世傑：可笑張弘範不明地理，將人馬紮在江岸。想那錢塘江潮每逢朔望，高有十丈，勢如奔馬。明日便是月半，潮水來時，元兵百萬豈不盡成魚鱉。此乃我朝洪福也。

二將：元帥大才。

（同下高崗·上馬）

張世傑：（唱搖板）錢塘朔望潮水降，縱有那百萬衆要付汪洋，那怕賊如猛虎更加翹膀，便是那夏禹王疏導無方。眼見他百萬衆無處葬埋，大宋朝得天勳不用刀槍。學當年淹七軍關公榜樣。擒弘範破元兵全仗錢塘。

（笑下）

第四場

元軍大張。

（八元兵、四元將、張弘正、陳懿、張弘範戎裝上）

張弘範：（唱搖板）深溝高壘不交仗，張世傑用兵也平常。

（坐）張世傑領兵到此，不與我軍交戰。想他都城之內，必然空虛。本帥不免暗領一枝人馬，襲取礪州。二位將軍聽令，把守大營，不可出戰。

二將：得令。

張弘範：衆將官，隨本帥暗取礪州。

（唱搖板）南朝兵將在錢塘，暗領奇兵出陳倉。飛將軍好似從天降，諒他君臣難

提防。

(上馬。四元兵、四元將下)

二將：送元帥。

張弘範：免。

(同下)

第五場

宋軍大帳。

(八宋兵、四宋將、蘇劉義、方興、張世傑戎裝上)

張世傑：(唱搖板)安排天羅和地網，專等元兵化汪洋。

(探子上)

探子：錢塘江三日不潮。

張世傑：(作驚)再探。

(探子下)

(唱搖板)錢塘潮信無虛誑，三日不潮爲那椿！

(探子再上)

探子：張弘範領兵暗襲礪州。

張世傑；（大驚）再探。（探子下）不好了！（唱搖板）聽說賊兵出閩廣，朝無兵將怎禦防！

衆位將軍，元兵暗襲礪州，朝廷危急，本帥卽刻便要班帥勤王。但不知那位將軍，願意屯紮此處，抵擋追兵？

二將：末將等願意斷後。

張世傑：待本帥兵去三日，率領水軍，浮海還朝。

二將：得令。

張世傑：衆將官，速上戰船，回朝去者。

（唱搖板）乘風破浪回閩廣，直到礪州去勤王。

（四宋兵、四宋將同下）

二將：衆將官，小心把守。

（同下）

第四折 避寇

音調：西皮

脚色：陸秀夫（見前）

家院（班底）

留夢炎（見前）

陳宜中（同）

二家僮（班底）

二家將（同）

黃門官（同）

四宮女（同）

四太監（同）

二大太監（同）

帝昺（見前）

楊太妃（同）

四校尉（班底）

二車夫（同）

第一場

陸秀夫書房。

（陸秀夫冠服上）

陸秀夫：（唱散板）十二道假金牌亡國因果，辜負了岳少保鐵馬金戈。到如今九州鐵鑄成

大錯，竭孤忠輔幼主扶保山河。

（家院持公文上）

家院：有緊急公文，丞相請看。

陸秀夫：待我觀看。（作驚）哎呀！元會暗襲礪州，張世傑出鎮浙東，無人抵禦，這……

如何是好！也罷，不免去到朝堂與文武百官商議遷都厓山，暫避一時，等候張世傑回朝，再作道理。家院過來。

家院：在。

陸秀夫：後堂告訴夫人和二位公子，就說元兵臨城，叫他們準備行李，以便隨同朝廷，暫

避元寇。

家院：噫。(下)

陸秀夫：待我即刻上朝便了。

(唱搖板) 憑空降下飛來禍，才興基業又受折磨。張世傑在臨安難救近火，但不知衆文武主戰主和。

(下)

第二場

礪州城外。

(留夢炎與二家僮、陳宜中與二家將、擔行李左右分上)

留夢炎：吓，仁兄。

陳宜中：吓，賢弟。

留夢炎：仁兄這樣打扮，意欲何往？

陳宜中：元軍臨城，朝中無人抵禦，「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因此收拾行李，逃往安南占城。賢弟，你呢？

留夢炎：我也想到大事危急，常言道，戰不如守，守不如走，走不如降。因此特去投降元

朝，也好保全富貴。

陳宜中：如此說來，你我英雄——

留夢炎：所見略同。

（同大笑）

陳宜中：正是，但求保全富貴，

留夢炎：那管國家興亡。

同聲請。

（左右分下）

第三場

碭州朝房。

（陸秀夫朝服上）

陸秀夫：（幕內聲音）走哇！

（上場唱快板）退敵無策雙眉鎖，國運顛連坎坷多，急急忙忙上朝關，

（黃門官上）

黃門官：參見丞相。

陸秀夫：（接唱搖板）朝房內冷清清卻是爲何？

文武百官他們那裏去了？

黃門官：從早至今，尙無一人到來。

陸秀夫：吓！

（唱搖板）貪生怕死家中坐，國家危急不上朝關，我這裏擊金鐘震驚帝座。

（撞鐘·將鐘擊破）

（唱）撞破了景陽鐘也無有一人應和。看起來國該亡奸臣太多，黃門官快與我轉

奏青瑣。

黃門官：（向內）陸丞相有本啓奏，請駕出宮。

（四宮女、四太監、二大太監、帝昺、楊太妃上）

楊太妃：（唱搖板）逃閩廣好一似孤舟失舵，終日裏在宮闈珠淚如梭。內侍臣擺駕上鳳

座。

陸秀夫：臣陸秀夫見駕。

楊太妃：丞相平身。

（接唱）陸丞相因何故涕淚滂沱。

陸秀夫：哎呀！太妃呀！

(唱快板) 平白地半空中飛來奇禍，蒙古兵由小道來攻城郭。文武臣不是逃便是藏躲，眼見得礪州城要起干戈。

楊太妃：哎呀！

(唱搖板) 聽說是元兵到心魂驚破，陸丞相有何策可退干戈？

陸秀夫：(唱) 張世傑在臨安難救近火，請鑾輿出礪州暫避風波。

如今百官逃散，事在危急。臣請太妃我主暫往厓山，以避元寇。礪州百姓願從則從，不知聖意如何？

楊太妃：但憑丞相。

陸秀夫：(向殿外) 礪州百姓聽者，如今元寇襲城，朝廷暫時遷都厓山。有願隨駕前往者，速速準備。

幕內：全城百姓四十萬人，願隨朝廷同往厓山。

陸秀夫：(背供) 礪州百姓倒有忠義之心。文武衆官，真乃狗彘不如了。(轉奏) 啓奏太妃，全城百姓俱願同往。

楊太妃：丞相傳令，準備車輦，立刻起程。

陸秀夫：車輦走上。

(四校尉、二車夫上。陸秀夫、楊太妃、帝昺加披大氅。太妃、帝昺上車。陸上

馬)

楊太妃：(唱搖板)蒙古兵如虎狼欺人太過。

陸秀夫：(唱)行不義必自斃暫避海角。

楊太妃：(唱)連累了衆百姓身遭水火，

陸秀夫：(唱)一息尙存不忘記還我山河！

(同下)

第五折 投海

音 調：西皮

脚 色：船夫（班底）

家 將（同）

家 院（同）

陸夫人（老旦）

長陸公子（童生）

次陸公子（同）

四宮女（班底）

四校尉（同）

四百姓（同）

二大太監（同）

陸秀夫（見前）

帝 昺（同）

楊太妃（同）

八宋兵（班底）

四宋將（同）

蘇劉義（見前）

方 興（同）

張世傑（同）

八元兵（班底）

四元將（同）

張弘正（見前）

陳 懿（同）

張弘範（同）

探 子（班底）

第一場

碭州海濱。

(船夫、家將上)

家將：奉了丞相之命，保護夫人公子，逃往厓山。船隻可曾齊備？

船夫：齊備多時。

家將：有請夫人，公子。

(陸夫人、二公子、家院行裝同上)

陸夫人：(詩)覆巢無完卵，避亂到蠻荒。

何事？

家將：船隻齊備，請夫人公子登舟。

陸夫人：搭了扶手。

(上舟·開船·同下)

第二場

海濱。

(四宮女、二大太監、帝昺、楊太妃、陸秀夫行裝佩劍、四百姓、四校尉持槩上)

楊太妃：(唱原板)嘆朝廷似風箏斷了線，隨風飄蕩實可憐。背地裏我只把先皇怨，偷安求和誤江山。

陸秀夫：（唱）勸太妃放寬心把愁眉展，暫時顛沛莫放心間。夏后氏也曾把國重建，況我有匡山險足以保全。張世傑在臨安有精兵十萬，得此信必勤王即刻把帥班。蒙古兵無糧草利在速戰，只須要據險死守匡山。賊無糧不久聞軍心自亂，管叫他一個個不能生還。

楊太妃：（唱）陸丞相在難中大有主見，但指望退賊兵早滅胡元。耳邊廂忽聽得人馬聲亂——

（四元兵、四元將、張弘範、四宋兵、四宋將、張世傑左右分上。邊場分下）

衆 聲：苦呀！

楊太妃：（接唱）又聽得衆百姓口喊皇天。事危急我只能哀求天眷。（哭頭）蒼天呀！（唱搖板）連累了衆百姓水火熬煎。

（楊太妃、帝昺同哭）

陸秀夫：（唱原板）見太妃只哭得鳳襖溼遍，那一旁見幼君珠淚漣漣。大小三軍齊傷感，衆百姓一個個口喊皇天。怕的是人心變難以挽轉，事到那緊急關頭煞費週旋。沒奈何我上前把三軍百姓勸。（轉流水板）爲人忠孝應當先。歷朝的帝王家誰無患難，全憑人力挽回天。三分鼎足扶炎漢，諸葛大名萬古傳。安祿山唐朝會造反，郭汾陽獨手擎天重整錦江山。如今元兵來追趕，國亡家破在眼前。戎狄豺狼非我

族類心必變。奸搆燒殺亡國的百姓不值半文錢。只要你們一人捨死萬夫難擋戰，恢復疆土有何難。又聽戰鼓人吶喊

(拔劍)

(轉搖板)同心捨死禦胡元。

(四宋兵持槳、四宋將、張世傑上)

張世傑：(唱快板)不分星夜班師轉，且喜聖駕尙平安。

臣張世傑救駕來遲，死罪！死罪！

楊太妃：招討平身。

(唱搖板)一見招討愁眉展，宋朝社稷望保全。

陸秀夫：吓！賢弟，你來得恰好！

(唱搖板)這是先皇威靈顯，巧遇賢弟班師還。三軍駕舟崖山岸，弟作殿軍兄向前。

(楊太妃、帝昺、宮女、太監同下)

張世傑：(唱)三軍與爺催戰艦，捨身死戰在崖山。

(四元兵持槳、四元將、張弘範上。開打。弘範敗。世傑追下)

第三場

海中。(以下可用不同之海中幕景)

(方興、蘇劉義、張弘正、陳懿、四元兵、四宋兵持槳左右上。邊場下)

楊太妃：(唱搖板)戰鼓喧天哭聲慘，

陸秀夫：(唱)賊兵如潮殺不完。

楊太妃：(唱)四圍又聽人聲亂，

陸秀夫：(唱)三軍須要勇當先。

(陸秀夫拔劍。張弘正、陳懿上冲散。太妃、帝昺左下。陸秀夫右下)
(元兵追下)

第四場

海中。

(陸夫人、二公子、家將、家院、船夫上)

陸夫人：(唱搖板)亂離人命不如犬，任是高官也枉然。

(二校尉持漿、陸秀夫仗劍上)

陸秀夫：(唱)太妃幼主被冲散，心中好似亂箭穿。抬頭又見夫人面。(夾白)夫人。

陸夫人：(唱)快請過舟表一番。

(過舟)

陸秀夫：咳！

陸夫人：相國，我軍勝負如何？

陸秀夫：咳呀，夫人！元兵如同鐵桶團圍困。我朝孤軍無援，料想難以取勝。我身受國恩，報國一死，分所當然。只是夫人和兩個孩兒，叫我放心不下。

陸夫人：(背供)聽相國之言，有了殉國之意。不如投海盡節便了。正是：泰山鴻毛何須論，國亡不忍再偷生。

(跳海·二公子跪哭)

家將：夫人投海。

陸秀夫：死得好！

(唱搖板)夫人忠烈世罕見，可稱巾幗女中男。又聽嬌兒連聲喚——

二公子：母親呀！

陸秀夫：咳！(唱)亡國百姓不值錢。忍心踢兒入海面；(踢二子入海)好留清白在世

問。

家將等：丞相何故將二位公子踢入海中？

陸秀夫：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國破家亡，偷生何益。你們各自逃生去罷！

衆人：願隨丞相，縱死不辭！

陸秀夫：如此，快快駕舟找尋聖駕。

衆人：噫。

陸秀夫：（哭）夫人呀！我兒呀！

（同下）

第五場

海中。

（四元將追楊太妃、帝昺、二校尉、四百姓。蘇劉義、方興、四宋兵沖上救護。

元將左右分下。二校尉、四百姓、二大太監、帝昺、楊太妃再上）

楊太妃：（唱搖板）元兵如潮圍四面，不見丞相在那邊。

（二校尉、家將、家院、陸秀夫上）

陸秀夫：（唱搖板）扁舟海上尋找遍，見了太妃把駕參。

臣保駕來遲，望求恕罪。

楊太妃：丞相何罪之有。如今元兵四面圍困，計將安出？

陸秀夫：匡山雖小，尚可固守。不如棄舟登岸，把守險要。

楊太妃：丞相傳令。

陸秀夫：兵發匡山。

（幕內效果：狂風暴雨海濤之聲）

衆人：狂風四，船不能進。

陸秀夫：（驚倒）

（唱倒板）聽說是狂風起海浪凶險。

衆人：（衆人扶起）丞相醒來。

（共作暈船身段）

陸秀夫：（轉唱二六）低下頭口問心如醉如顛。只說是往匡山暫避凶險，等候那元寇退重
整江山。又誰知衆寡懸殊難挽轉，又遇着一陣風吹折了船桅，吹破了風帆。楊太
妃只哭得鳳目昏暗，我主爺只哭得淚溼衣衫。問蒼天你看這寡婦孤兒悽不悽慘，
你忍心就不留宋代的香烟。

（幕內效果：喊殺之聲）

(打單搖板) 戰鼓喧天旌旗暗，猛然一事想心間。徽欽二帝曾把北番陷，德祐帝被擒在臨安。堂堂天子被賊擒辱國不淺，我主爺豈可陷胡元。(夾白) 也罷！

(接唱) 倒不如背主投海同殉難，(負帝出舟) 爲臣殉國我主爺你要殉江山。

(跳海)

衆人：陸丞相身背陛下投海。

楊太妃：哎呀！(唱搖板) 聽說君臣同殉難，宋朝一旦絕香烟。悲悲切切來在龍舟面。

(夾白) 也罷！(接唱) 將身跳入碧波間。

(跳海)

二大太監：你們各自逃生去吧！

衆人：願隨一死。

(同跳海·幕下)

第六場

海中。

(四宋兵、蘇劉義、方興、張世傑上)

張世傑：(唱搖板) 崖山大戰天昏暗，血染戰袍點點斑，太妃幼主尋不見。

(探子駕舟上)

(接唱)且聽探子報根源。

探子：太妃、幼主、陸丞相匡山殉國。

張世傑：不好了！

(探子下)

(唱搖板)聽說君臣同殉難，朝廷無主怎能夠恢復江山。

主上殉國，待我拔劍自刎了罷。

二將：且慢。元帥不如整頓人馬，將船隻開回廣州，尋找趙家後代，再圖恢復。

張世傑：好！兵發廣州。

(幕後效果；風雨海濤及喊殺之聲)

衆人：狂風四起，不能前進。

張世傑：吓！(唱搖板)聽說狂風起海面，如山巨浪打船舷。

二將：元帥快快登岸。

張世傑：無益了。

(唱)左右與我擺香案，張世傑焚香告蒼天。

(設香案)

天哪！我爲趙家江山，心力用盡，一君亡故，又立一君。如今兵敗厓山，主上殉國。倘若天不亡宋，風止浪息。到了廣州，也好重尋趙家後代，繼續大宋天下。

（風雨聲更劇）

吓！（接唱）哀告蒼天無應驗，狂風更大浪如山。眼看戰船被沖散，（夾白）也罷。（接唱）不如同死在厓山。

（跳海）

二將：元帥投海，你我弟兄自刎了罷。

衆人：情願同死。

（海濤洶湧·風雨晦冥·在衆將士悲壯自刎中幕急下）

（完）

雜誌審查處世圖字第一六二二號審查證



\$1.05